

一個宣教部族的形成

Daya Pradhan 著
倪勤生 譯



錫金(Sikkim)位於喜馬拉雅山的東部，北連中國西藏，東接不丹，南鄰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嶺，西面是尼泊爾，具有重要的宣教戰略地位。其總面積為 7,096平方公里，土地大部分為森林，常為冰雪所覆蓋，故是印度國內人口最少的一邦(state)^註，土地面積也是第二小。人口約63萬餘，主要是尼泊爾人(Nepalis)，佔70%；其次是雷布查人(Lepchas)和菩提亞人(Bhutias)，約佔20%餘；其他則是以經商為主的不同的印度族群，如比哈爾人(Biharis)、馬爾瓦爾人(Marwaris)、孟加拉人(Bengalis)等。雖然喜馬拉雅區的人口非常少，但這一小群喜馬拉雅人在傳福音工作上有巨大的潛力。

根據雷布查人的傳統，每個名字都有特別的意思。錫金在雷布查語的意思是「屬天樂土」(Mayel Lyang)；對入侵這地的菩提亞人來說則是「稻田」(Denzong)；但對林布人(Limbus或Subbas)，這地是「華宅」(Soohim)。錫金的基督徒則讀之為Seek-Him(尋求祂)，我們確信總有一天，我們的同胞會走遍全世界，邀請人們「尋求祂」——救恩的真正源頭，我們的真神救主耶穌基督。

東喜馬拉雅

大吉嶺與錫金接壤，土地面積和人口組合都相近，只是大吉嶺的人口略多，逾100萬。此外，兩地所面對的整體形勢、機遇和挑戰也十分相似，也

孕育成長於同樣的屬靈環境。因此，這兩地區被視為一個宣教工場，稱「東喜馬拉雅」，通常一個基督教機構兼管兩地的運作，至今如是。

一般認為，1870年代到大吉嶺的蘇格蘭宣教士是第一批抵達的工人。但喜馬拉雅福音會議(Himalayan Congress of Evangelism)國際協調員Cindy Perry博士的著作 *Nepalis around the world* 一書中則提到，早在1841年已有兩名浸信會領袖William Starter和Neibel決意前來這地區展開宣教活動。

蘇格蘭教會的宣教士到了大吉嶺，發覺毗鄰的錫金也是一片未得之地，要竭力把福音傳到此地。在1880年代，尼泊爾人和雷布查人首先悔改歸主。因為首批信徒大部分只有小學程度，因此給予他們培訓，期望他們能進入每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開辦學校。這樣，辦教育成為宣教工作的首個階梯。

喜馬拉雅人，宣教人

起初，這一帶的居民操印度語(Hindi)，後來，Ganga Prasad Pradhan牧師以尼泊爾語著作，尼泊爾語遂成為本地通用的語言，把人帶來歸向基督。從前，住在這地區的人都統稱為廓爾喀人(Gorkhas)或尼泊爾人，但根據語言或血統可以再細分。雖然如此，各部族之間的溝通仍是以尼泊爾語為主，這就是為甚麼在尼泊爾之外的世界各地，任何懂得聽和講尼泊爾語的人都被算作「喜馬拉雅人」。我們的

口號以及決心為教會作的事是：願這個族群成為一個宣教的族群，喜馬拉雅人是宣教人。

當年，蘇格蘭的宣教士跟隨耶穌基督，來到大吉嶺偏遠的地區傳揚福音。大吉嶺的首批信徒遇上救主耶穌基督之後，也無法保持緘默，跑到鄰近一帶的村莊去分享信仰，教會植堂的事工便透過這批信徒展開了。錫金當時還是一個獨立王國，大吉嶺的信徒向他們在錫金的親人分享福音，教會因而在錫金的西部、南部和東部各地開始建立了。

繼蘇格蘭宣教士之後，芬蘭宣教士來到此地，對錫金和大吉嶺的藏傳佛教徒有異象，希望建立一個菩提亞人的宣教隊伍到西藏去傳福音，遂在菩提亞人密集的地方設立了宣教培訓中心。雖然任務未能完成，但給了喜馬拉雅人一項重大的挑戰。

這個地區有不少西藏人的難民營，是一個公開的馬其頓。我們懷著基督的愛，有計劃地深入這些難民營，領他們認識主的救恩，更要訓練他們成為西藏和不丹的宣教士。這是個非常龐大的計劃，是喜馬拉雅山區教會對福音遍傳世界的目標之一。然而，因為在1950年代的挑戰很多，教會的回應不太積極，但自1990年代後半葉，喜馬拉雅區教會對於宣教工作變得開放了，也出現了許多重視宣教的領袖。我們為此而高興，當想到我們是為了成為其他民族的祝福而存在時，教會都雀躍萬分，同聲說「阿門」！

喜馬拉雅福音會議的震撼

喜馬拉雅教會間的跨宗派宣教活動始於1996年的「喜馬拉雅福音會議」(Himalayan Congress of Evangelism, Him-COE)。在此之前，我們完全倚賴其他機構在我們的教會中履行大使命的責任，一直認為這是西方人的任務。王永信牧師(Rev. Thomas Wang)在大會中的講演，震撼了沉睡中的喜馬拉雅教會。雖然喜馬拉雅山東部的教會已有百多年的歷史，但一直停滯不前，好像在等待另一批外國的宣教士到來。「喜馬拉雅福音會議」確實給教會當頭棒喝，錫金和大吉嶺的教會承諾共同努力，要履行大使命，學效保羅在腓立書一5所提到「福音夥伴」的模式。他們承諾：1. 我們為了福音的緣故在基督裡合而為一；2. 我們將竭力將福音傳給國內的

每個人，盡可能接觸所有未聞福音的人；3. 我們要通過聯合的計劃，在本地和鄰國見證我們在基督裡的團結和合一。

錫金福音會議的激盪

1996年的復活節，我們開始在錫金不同的鄉鎮大張旗鼓，先以禱告開始。大吉嶺和噶倫堡(Kalimpong)也籌辦了同樣的聚會。1997年，「錫金福音會議」(Sik-COE)在西里古里(Siliguri)舉行，這是「喜馬拉雅福音會議」的延伸，錫金的眾教會經歷了轉機。來自南部和西部地區不同宗派的教會的500名代表，打破了仇恨和歧視的牆，一同被差遣宣教士的新異象所燃燒，認識在主國度作福音夥伴的重要。與會代表們受到挑戰，要在公元2000年前在錫金的境內履行大使命。他們帶著淚眼及手持燃燒的蠟燭在地圖上簽名，承諾要到那些村莊建立一個教會。因此，在錫金的南、西、東等區域，現在已很難得找到一個沒有教會的村莊，或一個完全沒有基督徒的村落。當時，錫金的基督徒人數還沒有全邦總人口的2%；現在，靠著祂的恩典，基督徒已佔總人口的15-20%。可是，錫金北面仍是塊福音硬土。

印度東北部的異象

1999年，當我們開始「印度第一福音教會聯合會」(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Association of India, FECAI)事工時，信徒仍不熟悉「宣教和宣教士」這類詞彙，認為只用來稱呼白種人或西方人。如今，我們已經稱傳道的人為宣教士，也為了讓工人們體會何謂宣教和作宣教士的滋味，我們開始派他們到自己老家以外的地區去；也在個人和教會的層面發起每月承擔的制度(monthly pledges system)，竭力使教會和信徒明白奉獻金錢和自己來成全大使命的價值。

我們先在錫金的四個區域作工，再差派宣教士越過錫金的邊境到大吉嶺等地區去。接著，我們成立了「阿薩姆邦之友」組織，因當時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Assam)住了超過400萬尼泊爾人，是尼泊爾境外最大的一個社群。此外，阿薩姆人是印度境內一個未聞福音的群體，在印度沒有其他部族可

以影響他們，但他們與尼泊爾人有同一的信仰和傳統，在阿薩姆邦的尼泊爾人操流利的阿薩姆語像說母語一樣，兩族人同樣以有豐富的印度文化遺產感到自豪。

如果在阿薩姆邦的尼泊爾人接受了福音，再訓練他們接觸阿薩姆人，他們可以成為結果纍纍的宣教動力。然後，阿薩姆邦的喜馬拉雅部族可以接觸特里普拉邦(Tripura)的曼尼普爾人(Manipuris)、貝納利人(Benalis)和許多部族。因此，阿薩姆人可以說是非常強大的資源，可以把福音傳給印度東北部的各民族。能夠這樣，喜馬拉雅人便真正成為宣教人了。

早期，我們鼓勵錫金教會的口號是：「給錫金每條村莊一個教會」；現在，我們會說：「給喜馬拉雅每條村莊一個教會」。喜馬拉雅村莊是指世上操尼泊爾語的人(喜馬拉雅人)，因此，他們到了世界那一個角落，那裡就是喜馬拉雅村莊。我們的工場不僅在喜馬拉雅山的懷抱中，也要在每一群喜馬拉雅人之中，不管他們身處何方。喜馬拉雅教會的責任是要到達這些村莊，訓練信徒去祝福同胞，又要成為祝福他人的渠道。

一個宣教部族的形成

喜馬拉雅人正形成一個宣教部族。在大吉嶺和錫金等地，我們挑戰我們的信徒投身普世宣教，幫助他們到神學院及語言訓練學校受訓，再到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等目標國家去。感謝莊稼的主賜我們說多種語言的能力作宣教人！我們的同胞可以很快便學懂一種新語言，因為從孩童時期開始，我們已學習兩種以上的語言，我們有內在的本領能快捷地轉換語言。所以，我們鼓勵我們的青少年學習新語言，不僅是為了就業和生計，而是變得更適合從事宣教，易於接觸未聞福音的人。我們也鼓勵年青人投身一些與他們的學歷相符的行業，應付發達國家和公司的需要，到世上任何地區工作。這是在不知不覺間、無意地準備自己往異邦作宣教士之路。

為了我們的教會能為普世宣教出一分力，在講壇上要多宣講、教導信徒對大使命和跨文化宣教的責任，塑造教會的宣教路。也要多提及到外國宣

教、接觸未聞福音的人、宣教的冒險經歷、帶領青少年到不同的宣教工場。今日教會已經有一些收入豐厚的成員；他們有的從商，也有在政府部門或私人機構中任高職的，大多數家庭都有賺取生計的本領，也知道為了擴張主的國度和幫助有需要的人實際上是一種天國的投資，也是我們的責任。同時，教會也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有的教會已開始探訪監獄、醫院的行動，服侍愛滋病人和受影響的家庭。這是喜馬拉雅教會裡的整體使命。

我們聽到了許多成功的故事，例如尼泊爾語的移民信徒到了印度的城市，並建立了非尼泊爾語的教會。這些例子推動我們走進跨文化事工和向普世傳揚福音。尼泊爾語教會在馬來西亞的增長也是神所行的奇事，現時已有80多個說尼泊爾語的教會和團契，超過60個教會團結起來，要在未來共同承擔更大的責任，每位新信徒都很熱切地向朋友分享信仰。一位尼泊爾的老牧者告訴我，超過70%的尼泊爾信徒以不同的方式成為佈道者。我們的同胞已準備就緒，承擔宣教的使命。感謝主賜這樣的福氣給我們的部族！

在馬來西亞，我們的同胞與老撾、柬埔寨、越南、斯里蘭卡、泰米爾、印度、緬甸和孟加拉等國的人一起工作，莊稼的主把全世界的禾場帶到同一家工廠、學院或辦公室的屋簷之下。短期內，我們將有一個混合的小組，包括20位從錫金及大吉嶺來的領袖被差往馬來西亞、泰國和緬甸等地，在當地工廠和工作場所、難民營中服侍，然後回到教會鼓勵其他人參與宣教。

面對的挑戰

外展挑戰 操西藏/菩提亞/錫金語的民族能說尼泊爾語，同時有藏傳佛教的信仰背景，他們佔喜馬拉雅的人口超過20%，是向藏傳佛教世界(好像不丹和西藏)傳福音的潛力。我們加強向四周的民族傳福音，在西藏和不丹培訓優秀的佈道者或宣教士，鼓勵他們向相同背景的人傳福音，使福音遍傳在這片土地上。

講尼泊爾語的喜馬拉雅人有另一種素質，就是能講流利的印度語。假如我們能訓練他們，到印度北部廣大的禾場去，他們也會成為這些區域的強大

宣教力量。上述也提到尼泊爾移民建立教會的例子，我們的同胞已經到了新德里、孟買、勒克瑙(Lucknow)、台拉登(Dehradun)、默納利(Manali)等印度北部的地區去傳福音。

內在隱憂 近年，因為種種的政治爭議，部族之間的接納度逐漸降低。預測未來，基督的身體要面對不少的內在衝突。雖然多數的部族都說尼泊爾語，但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看作尼泊爾人，都希望保持自己部族的身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喜馬拉雅人」一詞。而且用「喜馬拉雅人」實際是擴大了我們工作的疆界。

結語

筆者喜見一股強大的宣教力量正在喜馬拉雅教

會中準備啟動，但我們需要專家和有識之士來鼓勵前行。喜馬拉雅人教會在南亞、中東、美國的增長令人非常鼓舞，現在正是鼓勵這些教會和支援他們去接觸本國的同胞和當地人民的時機。筆者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喜馬拉雅人被算為普世福音工作的力量之一，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傳遍世上萬國。

註：錫金在印度北部，本為一個獨立小王國，1975年印度軍隊軟禁錫金國王，印度議會通過把錫金劃為印度第22個邦。

（作者為印度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Association行政總裁，本文經編者整理）